

談宋慶齡

莊 政

垂死發言孤注一擲

在數以百種左右的中外文版本「孫中山傳記」中，傅師啓學所著「國父孫中山先生傳」一書，曾榮獲教育部學術獎，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權威著述。雖然其中容有若干細節問題尚有商榷的餘地，大體說來，此書搜集資料頗為豐富，論點公允持平，普遍為學術界參考、徵引，也為讀者大眾所樂於研讀。原著者傅先生談到這本書，他最得意的就是對孫、宋聯婚的經過種種，曾作詳盡的介紹、細膩的描述，這是其他中文版孫中山先生傳記中所最缺乏的。傅先生每提此事，津津樂道，他認為：宋慶齡之下嫁孫中山，簡直是「一本萬利」。

宋慶齡於一九八一年五月廿九日病逝北平，堪稱一大新聞，筆者研究孫中山先生的志事功業有年，對於孫先生的夫人生平事蹟等自不能放過，就我所知：宋慶齡女士逝世，國外的新聞報導要比國內的多，中共方面的新聞報導要比台灣的多。

宋慶齡基於種種原因，一向傾向中共，說來話長，如大學的研究生以此為碩士、博士論文，冒點政治風險，保君名利雙收。實則宋慶齡雖以其三分之二的生命，與中共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我們的直覺中，以為她「一面倒」，處處以中共

為馬首是瞻，早已成為中共的「精神黨員」，實則這祇是想當然耳。正因為她與中共糾纏了超過半個多世紀，所以對中共了解最為深刻，批評最為中肯。她於一九八〇年二月二日致中共中央委員會書中，對中共某些重要措施，曾作嚴厲而坦誠的批評，從這裏我們可以窺知中共的缺失，懷於「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古訓，對台灣來說，這是十分重要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事過一個月後，也即宋氏逝世的一個月後，中共主席胡耀邦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其若干內容，與宋氏的建議頗多相同之處，私忖很可能是他受了她的影響。諺云：「鳥之將死，其鳴亦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宋慶齡是最了解中共的，她的身分特殊，過去自毛澤東以下，每有大事多徵詢她的意見，她如向中共有所建議，大可及早提出，為什麼等到去年才說呢？這使我們聯想到西方的哥白尼早已發現「地動說」，然為避免教會嚴厲處置異端者招致的厄運，乃於垂死的暮年時始孤注一擲。

廢終身職老弱退位

茲為行文方便計，先引述宋慶齡對中共建議所說的要點，再引證胡耀邦底話，兩相對照，以窺其是否具有前因後果的關係，並殿以個人研析意見，敬請讀者指教。

宋慶齡說：「『中央』將提議廢除幹部終身制，此舉將更有深遠的意義，一個人人民公僕，不論他如何正確（實際不可能），精力總是有 limits 的，當他不能身體力行，每天只能辦公一、二小時，甚至連日整月不能問政，又怎麼糾偏施正呢？從『共和國』成立第一天開始，我就被委於重任，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至今，撫心自問，愧不能言，三十一年了，做了些什麼？實有辱於人民公僕的光榮稱號，尤其是進入晚年後，經常處於體弱多病的狀態，已不能正常的執行日常公職，深感不安。」

胡耀邦說：「我們要把更多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幹部選拔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我們黨的幹部隊伍，從鬥爭經歷來看，可以說已經有了三四代人，這說明我們的事業源遠流長。值得慶幸的是，今天我們各條戰線上的領導骨幹，大都是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鍊的老幹部。如果說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那麼這一大批老同志就是黨的更加寶貴的財富。但是，由於自然規律的作用，大多數老同志畢竟身體弱了，精力差了。為了我們的事業後繼有人，保持我們黨的方針政策的連續性，必須從現在起，用極大的努力，選拔和培養成千上萬的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幹部，讓這些同志參與各種領導工作，使他們得到更多的實際

有效的鍛鍊。建設好一支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的幹部隊伍，這是擺在全黨面前的一項緊迫的戰略任務。」

研析意見：宋慶齡在建議信中，首先即表示贊成「廢除幹部終身制」。緊接着陳述意見：「我認為未來二十年，四個現代化是滿分，或是交白卷，將關係人民共和國社會制度的存亡，關係國家民族的命運，關係子孫後代的幸福，也是檢驗黨和國家領導正確與否的試金石。為此，必須徹底解放思想，踢開前進道路上的一切絆腳石，任何一個愛國的革命者，必須在這一關鍵性的歷史使命中充當促進派，只有這一條道路好走，毫無選擇餘地。所以凡是年老體弱或力所不能勝任現職者，兼職過多者，都應該讓位。」按任何政權的嬗遞，最初總有一批少年得志者佔據高位，政治跟權力是分不開的，尤其是在極權政治之下，有權力什麼都有，一旦喪失了權力，恐怕連命都難保。中共的決策機構早已處於老態龍鍾的狀態。宋慶齡以將近九十歲的老人，仍被中共委為相當於國家副元首的職位——人代會副委員長，這很可能是一個「有職無權」、「有名無實」的虛銜空位，聊以酬庸她對中共半個多世紀的「忠順」而已。宋慶齡是一個聰明的人，長久以來在政壇上縱橫，她早已看穿了中共那一套，頗有自知之明，她批評「過去，共產黨給職是很慷慨的，給權就不是那麼大方，處處掣肘，生怕別人奪權，因此有職無權是普遍現象，讓民主黨派變成政治花瓶就不奇怪。」這應該是宋慶齡的最佳自況。宋慶齡長久高居虛位是一回事，而她的地

位特殊又是一回事。而況「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人既亡化，其言更善。她將「臨去贈言」，顯然受到了中共的重視。這可從以上引述胡耀邦底講話，強調人事上的新陳代謝作用，而找到證明。復按：宋慶齡的建議信是於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八日，脫稿於上海的。同年八月中旬，中共召開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之前，中共中央即針對年老體弱而不堪執行工作的高級幹部，發出通知，要求他們擁護「退老讓青」政策。果於九月九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聶榮臻、劉伯承、張鼎丞、蔡暢、周建人等五人，即「自動」提出辭呈，次日即獲大會通過，唯獨提議贊成此一政策的宋慶齡却仍留原職，未能使其如願以償，這是很值得玩味的。

冤假錯案毛酋罪惡

宋慶齡說：「『中央』決心把日程倒回一九五七年，由是平反了上千萬件的冤、假、錯案，解放了八千餘萬受迫害的幹部和革命羣衆。……共產黨又不是暴發戶，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二十八年的艱苦奮鬥，用無數革命先烈的鮮血才換來了新中國的成立。可是一句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把全國弄得幻風幻雨，草木皆敵，於是鬥、管、關、殺擴大到最低層。一句以糧為綱，要在石頭上種水稻、攔水填湖擴大種植面，結果勞民傷財，一事無成。」

胡耀邦說：「（毛澤東）主要是在他的晚年，由於長時期受到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愛戴而過分地相信自己，越來越嚴重的脫離實際，脫離羣衆，特別是脫離黨的集體領導，往往拒絕甚至壓制別人的正確意見，這樣就不能不發生許多失誤，直到發生『文化大革命』那樣全局性和長時間的嚴重錯誤，給黨和人民帶來了很大的不幸。」

研析意見：宋慶齡於「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經兩次被抄家，遭受紅衛兵的面辱，對於一個一向傾向中共的「特殊人物」尚且如此，實出人意料。宋慶齡以一個被害者的立場，對「文革」作了嚴厲而露骨的批評。實則這也不過是中共施政中的一種「現象」而已。問題之根本，在於中共向來崇奉馬列主義，萬變不離其宗。誠如胡耀邦所說：「如果說我們共產黨人也有傳家寶，那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我們最重要的傳家寶。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基本原理為指導，從來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不可動搖的一項基本原則。」宋慶齡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因為它使中國大陸搞得天怒人怨，殊不知「階級鬥爭」正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大法寶之一。中共一日不放棄馬克思主義，則一日不能停止階級鬥爭。至云「要在石頭上種水稻」，無異等於說要在沙灘上砌高樓，直如神話，不值一駁！歷史，祇能曲解，而難以抹殺。「文革」徒使中國大陸倒退數十年，要認真的追究，頭號的罪魁禍首，舍毛澤東莫屬，這是大家心裏都有數的，瞞也瞞不住的，因此胡耀邦也不得不承認毛澤東晚年益形驕橫，對毛個人的崇拜竟然替代了集體領導。殊不知權力使人腐化，極端的權力使人極端腐化，以此解釋毛澤東及其中共權力頂層之結構，是再恰當不過了。

與民對立焉得長久

宋慶齡說：「既然，『共產黨已不僅是工、農利益的代表者，而已是全國各族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體現者』。相信除個別被剝奪政治權利而在勞改外，已經是無所不包了，在這新的提法下，那麼，民革、民盟、民建、致公、九三、農工等黨派還能代表什麼人？什麼集團？什麼階級的利益呢？我想應該都是都包括在全國各族勞動人民這個範疇裏面了。由是再裏裏外外、敵敵我我就不太恰當了，當然這就廣義而言，我也不主張全國一個黨，如共產黨、勞動黨、人民黨或什麼人民勞動黨等。……如果真是到了共產黨要被打倒那一步，已是口封不住，勢擋不住了，而且可以斷言，是自己打倒自己。」

胡耀邦說：「我們黨為人民服務，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廣大羣衆都團結到黨的周圍……。在人民中，共產黨員任何時候都是少數，所以我們的一切工作都要依靠人民，相信人民，吸取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的創造力，並且接受人民的監督。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會一事無成，就會遭到失敗。」

研析意見：宋慶齡是學西洋哲學的，她以邏輯概念批評中共既然代表各階層勞動人民的利益，那末，其他黨派的存在也可以說是「聊備一格」罷了。既然大家的目標一致，也就不必你爭我奪，爾虞我詐的了。她不贊成全國祇有一個黨，因為這樣，將缺乏有力的「制衡」力量。基於「權力容易使人腐化」的道理，中共縱無其他足以

使其致命的黨派，然而中共內部很可能會「物腐而後虫生」，自己腐蝕自己。中共似乎也警悟到這一點，例如胡耀邦在講話中，再三強調中共本身必須貫徹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傳統作風，換句話說，就是要經常地推行「自清」運動。同時他又特別強調一切以「人民」為本，在任何時期，中共黨員都是少數，按現今中共黨員雖有三千九百餘萬人，但大陸同胞已近十億之譜，不及百分之四而已。人或不解：以為世界強國皆不敢忽視中共，殊不知任何一個政治團體皆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皆會受到國際間的重視，與其說重視中共，不如說重視中國人民，中共乃中國人中之少數，真正的共產黨員恐怕更是少數中的少數而已。

談到民主只是奢望

宋慶齡說：「要求高度民主，不能再成為一句空話……。民主是不能裝飾的，更不能搞欺騙，民主——這個美麗詞藻，曾使千百萬萬人民為之流血奮鬥，拚命爭取，也曾被歷史上的統治者利用為蠱惑人民的工具。……請「中共中央」認真考慮幫助各民主黨派關於報紙雜誌的出版和發行，講了二十幾年要創造讓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就一直出現不了。……我們國家那麼大，要辦的事是那麼多，一個省的財政預算相當於亞非拉一個中等國家的財政預算，所以要誠心做好互相監督、互相促進……。必須由中共中央採取主動、有組織、有領導地支持和幫助黨外各黨派和民間團體，創辦日報、週報、旬刊、半月刊、月刊的出版發行。」

胡耀邦說：「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的思想的結晶，是我們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最強大的精神武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經過實踐反覆檢驗了的真理，但是，它沒有也不可能窮盡人類社會歷史長河中的一切真理。……一切忠於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有責任不使它同社會生活隔絕；停滯不前、僵化枯萎，而必須以新鮮的革命經驗豐富它；使它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研析意見：宋慶齡由於長時期的與中共為伍，真是「知莫如宋」，她是最了解中共的靈魂的。她衝着中共說，講民主不能再成空話，足見中共過去也談民主，但如北平天橋的把戲，光說不練。她說民主不能裝飾，更不能搞欺騙，這豈不正是針對對方的要害，用力一擊了麼？至云言論與出版自由，尤為實行民主政治的先決條件。宋慶齡雖在垂暮的晚年，仍似聲嘶力竭地爭取這點起碼的「人權」。然而遍閱胡耀邦「慶祝中共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訓中，沒有一字提及於此，蓋在極權政治的統治下，最怕人家講真心話，尤其厭惡人民提出反面的意見。宜乎宋慶齡坦稱：「共產主義犯了錯誤……：這個歷史責任，領袖要負，中共中央要負。」可見「臨終前又成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本世紀偉大的女戰士宋慶齡同志」（胡耀邦語）對中共長期以來的一黨專政、唯我獨尊，存有強烈的反感。胡耀邦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祇以馬克思主義沒有也決不可能窮盡人類社會的一切真理，一筆帶過而已。



莊政「談宋慶齡」插圖

上右：民國二年宋慶齡由美返國在上海留影。
 上左：民國四年宋慶齡與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日本合影。

下圖：民國十三年秋天宋慶齡與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日本神戶合影。

上圖：民國四十八年宋慶齡與史良（右）合影

越胡志明。

下右：民國四十九年宋慶齡與史良（右）合影。

下左：民國五十年宋慶齡在上海孤兒院看守一

孤兒時留影。





上圖：民國五十三年二月宋慶齡與共僑周恩來（右）陳毅等在錫蘭勾搭時攝。
中圖：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宋慶齡與日本慶祝孫中山先生百年誕辰代表合影。
下圖：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宋慶齡在上海攝。